

散步

晚安宁波

◎李蓓莉

近年来,晚饭后出门散步,成了我的每日必修课。

出小区南门,当数公园里人气最盛。广场舞主角早已不只是大妈,年轻妈妈俏丽窈窕的身形渐多,连大伯们也不甘落后,与女性比一比谁的动作更加到位,谁的腰肢更加柔软。前段日子,他们跳佳木斯舞,“鲜花开在无边的草原上……”他们也是一丛鲜花,在妩媚的夜色里跳到酣。最近流行经络健身操,近百人面对领舞者围成数圈,转颈、耸肩、拍手、摇臂,场面蔚为壮观。有顽童踩着滑板、骑着三轮小自行车,绕着人群转悠。偶有胆大者倏然冲进人群,引发惊呼后便大功告成似的快速溜出,在一边乐得眉眼生花。

公园长廊里,一群戏曲发烧友于此自成天地。我也乐意逗留片刻,饶有兴趣地看他们吹拉弹唱。五六十岁的年纪,扮青衣,着戏袍,戴珠冠,插金钗,尽管兰花指跷得有点生硬,莲步移得过于粗犷,表演热情依然不减。那日,见一老伯摇着折扇唱《何文秀·桑园访妻》,尹派唱腔拿捏得颇见功力,叫好者不绝,我也跟着鼓掌。

离开公园南行,街角处会遇一老妪,六十几岁的样子,拉着三轮车叫卖蔬菜。我总是奇怪,这个点早已过了晚餐时间,外出散步的谁还会带几把蔬菜回家明天备用?逢路人经过,老妇人必用不很标准的宁波话迎着你热情招呼:“自家种的蔬菜,绿色蔬菜!便宜卖了!”她的神情却不见有多少企望,似乎更享受吆喝的过程。这时候早过了晚餐的点,几乎从未见有人买她的菜,我有点难过,不敢直视她的笑容,匆匆而过。

熟悉的路走久了,发现沿街店铺经常易主,一家海鲜面店,几年前顾客如云,餐桌椅从店堂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,老板娘端着碗碟、收拾桌面,往来如蝶。后来,食客渐少,人行道不再污水横流。前天再次路过,不由感慨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,海鲜面馆已成了甜品店。隔壁一家开过零食铺、水果店,如今摇身成了咖啡屋。冷清的布鞋庄门口在卖橘子,装潢考究的红酒铺里赫然挂着时装。这条街上始终如一的是花店和网吧。花店常年满溢百合的清香,女店主穿优雅的长裙,粉蝶一样穿梭,打理花枝。网吧永远满员,大概是附近一直有工地之故。

路口大片空地筑起围墙,要建设一个什么中心。墙面极有创意地涂画着乔布斯、巴菲特、马云等人头像,宣扬“思想革命”的重要性。记得这块土地荒了多年,堆着建筑垃圾,任一枝黄花开得纵横恣意。数年前我学车,要去北仑练习路面驾驶,半夜回来,教练总是极不负责任地把我扔在路口,散乱的工棚,昏黄的路灯,我的心口总是巨鹿乱撞,拔足狂奔过两条街口才能惊魂稍定。如今,街对面矗立着好几栋商务楼,半夜都有明亮的灯光飘出来,楼下停车场车来车往不息。

马路上都是人,便常能遇上熟悉的面孔。一对银发老姐妹,操普通话,缓步慢行,一边交流养育孙辈的话题。一对夫妻,高大健硕的妻子快步如飞,瘦小的丈夫晃着身体紧随其后,让我想起冯骥才的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,也担心小丈夫会不会受到欺负。一群妇女,绕过丁字路口的栅栏,冲另一队妇女高喊:“第几圈啦?我们已经五圈了!”两个老汉,趿着拖鞋,悠悠悠悠似闲庭信步。银行门口十来平方米的空地上,十几个妇人着一色红红裤,在那里敲锣打鼓。

有个女生戴着耳机,沿马路小跑,脚步轻盈,马尾辫随着青春的步子左右轻晃。以前附近的小学校定时开放,春天里蔷薇花开成海,我也曾见过这个跑步的女子。后来学校修整,暂停了对外开放。墙外行人只觉蔷薇多情,花枝拂人来。我闻得到墙里文旦果的悠悠清香,我知道河岸边有桃杏嫁与东风,沿河的铁栅栏外还有满架凌霄花,灼灼其华地从初夏一直开到秋来。

散步的好处正越来越受人瞩目。汗出而微见,气粗而不喘,据说这是散步的最高境界。我喜欢纯粹的散步。至于那沿途风景,我可以慢慢欣赏,也可以不顾不闻。我可以边走边想心事,也可以了无牵挂,一意前行。我喜欢一个人走走停停,也乐意和先生牵手并步。暮云星子,草木清芬,滤去白日的喧嚣和烦躁。我是邈邈自然的不速之客。

喜欢卢梭的那句话:“我带着安详和对孤独漫步的满足感回来了,我不牵挂谁,谁也不牵挂我。”最好的人生就像一场悠悠然的散步,而不必急急赶路。



秋原 芮德/摄

秋收

归田园

◎崔海波

十月的阳光真好,正值樟村农民忙秋收,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晒着地作货。毛豆来不及摘下,几株一束倚墙晒着,或者掰开成人字垛,架在竹竿上;笋头盖等竹匾用来晒南瓜籽和棉花;毛芋起土时沾了太多的泥,又湿又重,干脆在水泥地上摊晒一天,待泥干了,再收拾就便当了。

我在樟村生活了二十几年,对地里的庄稼都很熟悉,几时下种几时收获基本上了解个大概,但最近几年,发现农田里每年都有陌生的品种增加。前年父亲引种了秋葵,一种形状像辣椒的蔬菜;去年种了几株佛手山药,看上去很像佛手,味道像芋艿;今年种了菊芋,又名洋姜,跟生姜非常像,但不辣,母亲清炒了一盘给我们吃,那味道让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吃过的什锦菜里面的某一种酱菜。

前几天跟着父亲去掏番薯,发现路边的地里有几丛陌生作物,植株高大,父亲说这是虫草。我问:“是冬虫夏草么?”他说不是,虫草有很多种,有的很值钱,有的很普通,这种虫草的根部长得也像虫。我不好意思把植株拔起来细看,因为是其他村民种的。

樟村的番薯相对晚熟,时令已进入十月份,藤叶还是很茂盛,我知道很多作物要等到叶落藤枯的时候,才长得足够大,番薯当然也是。但父亲说,反正种得多,先掏一些你带回去吃吧。

番薯的品种很多,有红皮白心、白皮白心、蛋黄番薯、紫番薯等,白皮白心水分足,且脆,我们习惯于生吃,权当是水果,紫番薯是这几年才引种的,味道好,产量低,市场价也高。还有一种番薯的名字很特别,叫“播

有所悟

科普的触角

◎钱进

出门旅游,购物是必须的。我出国游玩购物时有个小癖好,就是买几包不同品牌的卫生巾。

前不久去澳大利亚,在超市里闲逛时,其他人疯狂地给家里人以及亲戚朋友采购蜂蜜奶粉绵羊油,我却在卫生用品柜前流连。同行的女生很是不理解,说:“为什么一进商场就找这类东西呢?”我笑而不答。

与国内超市里卫生巾品牌琳琅满目不同,在澳大利亚沃尔沃斯这样的大商场,我看看去只有三四个品牌的卫生巾。

一包12片装的卫生巾5澳元,折合成人民币30元,这个价位在国内算是贵了。所以我买得并不多,打开时觉得它的包装挺简单的,但仔细看,发现每一片独立的外包装上印有一行小字,每一行前面有编码,我目前看到的最大的数字是200,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00条信息印在卫生巾的包装上,仔细阅读后发现内容都是生活小百科:

一头奶牛一天产奶四十杯。

汉字“鼠”是象形字。

烦躁stressed是甜品desserts反过来。

难过时吃甜食能消除心情的乌云……

真是叫人大开眼界。原来科普的触角可以伸展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处。很多人习惯于在厕所里放一本书或者杂志什么的,但那上面的文章往往太长,读得太投入的话,坐便时间势必延长,这肯定不是一种健康的阅读。而卫生巾上的文字很短,三言两语,非常适合阅读,不失为一种创意。联想到国内的卫生巾独立小包装外面都是千篇一律的产品介绍,真想向厂家建议一下,能不能印上一些妇科知识、家政知识、生活小窍门呢?再进一步的话,还可以细分为学生版、白领版、家庭妇女版等,知识内容各有侧重,这一点文字也许会让人们在使用时少一点烦恼多一份愉悦……

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实用性很强,是不是先去注册个“百科知识”商标,然后找个厂家试生产?此创意也可以应用到牛奶盒上,现在,不管哪一种品牌的牛奶,除了产品说明没有其他内容,能不能再增加点关于牛奶或者其他食品的小知识呢?这样肯定会更加吸引顾客眼球的。

其他易耗品的包装也一样。

倒三”。“播倒”就是“伏倒”的意思,番薯是藤本植物,秧苗长到一尺来长的时候,即倒地匍匐着生长了,“播倒三”的意思是秧一伏倒,地下的番薯就已经有三斤重了,这当然是很夸张的说法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“播倒三”的产量是所有品种中最高的,在粮食紧缺的年代,它最受农民欢迎了,至于口味及各种营养元素的含量就不去计较了。

我对父亲说,番薯还能长得更大,这次就掏少一点。父亲掏了两株“播倒三”,两株紫番薯,两株黄番薯,每株都有不大不小的两头。番薯藤叶没什么用,弃之一边,我觉得有点可惜了,以前家里养着兔子和山羊,这是很好的饲料。父亲说,村里还有几户人家养着羊,他们会来拉去的。

樟村农民种的萝卜大都是圆形的白萝卜,今年父亲还种了一畦胡萝卜,胡萝卜的叶子跟白萝卜很不一样。父亲说,种得太密了,得删掉(摘除)一些。我就和他一起删,删下来的小萝卜和叶子拿回家做凉拌菜,也很好吃。

南瓜已经收摘完毕,田边地头扔弃着很多已经剖开了的老南瓜。这种扁圆形的南瓜不好吃,但它籽多,且宽大壮实,农民们只取其籽,南瓜摘下后懒得挑回家,就地剖开挖籽,瓜就弃置地头,任其腐烂作肥料了。

父亲种的南瓜长圆形的,状如酒埕,俗称酒埕饭瓜,淀粉含量高,煮南瓜粥或者切块烤煮都是很好的早餐,但瓜籽少且小。半个月前,母亲曾给我送来两只,这次回去,她问我南瓜吃掉后籽有没有收起来,我说扔掉了。

她说,洗干净晒着呗,积少成多,炒瓜子很香的。说罢,她从罐头里倒出一把炒熟的瓜子给我吃,确实很香,就是太细巧了,吃起来麻烦。

这回我又带回两只老南瓜,决定剖开时把南瓜籽洗净晒干,不为炒着吃,收藏着,等来年春天种到花盆里。